

向陽伴讀

〈阿爹的飯包〉



本刊可掃描 QRcode 下載

導讀 〈阿爹的飯包〉

向陽

〈阿爹的飯包〉創作背景與動機

我寫〈阿爹的飯包〉這首詩，是在一九七六年一月，當時的我未滿廿一歲，臺灣話仍然受到壓抑，且缺乏相關臺語研究與辭書，這使我的嘗試使用臺語書寫，備嘗艱苦，需要不斷摸索和試驗；加上當時臺語詩作罕見，也缺乏典範可循，因此可說是「摸石子過河」，只能且寫且試。

〈阿爹的飯包〉是我開始臺語詩寫作的第三首，前兩首是〈阿公的薰吹〉（祖父的煙斗）、〈阿媽的目屎〉（祖母的眼淚），加上後一首〈阿母的頭髮〉（母親的頭髮），合為一輯名為「家譜：血親篇」的組詩。作為我寫作臺語詩的起步，這四首詩標誌了我重新學習母語，希望以母語創作建立詩風格的企圖和努力。

從「家譜：血親篇」的命名來看，我當時希望通過母語連結土地、家族的認同感，來建立我的文學世界，並與前輩詩人、同輩詩人的作品有所區分。這些詩作都使用臺語，因此也就有了為個人風格做定位的作

用；其次，我也希望能提升母語，讓我使用的母語，通過文學語言而更加精鍊，能傳達內在的感情、表現外在的音樂性。讓我使用的母語，通過詩的錘鍊，而有更豐富的意涵、更深刻的語感；第三，則源自我當時的詩觀，認為詩要能傳達大眾的心聲，寫出社會的共同感覺，使用母語寫出的詩，讀者即使不看文字，也能經由朗誦理解，因此能讓一般大眾體會、感動。這是我萌發使用臺語寫詩的動機。

這個動機，和我的生命史有關。我來自臺灣中部的鄉下，童年時，政府推動「國語政策」，禁止學生說方言，不小心說出母語的學生，在學校往往就會被罰錢或掛上「我要說國語」的牌子，直到抓到下一個說方言的同學，把牌子掛到他身上為止。這個經驗，使多數同學產生了對方言、對母語的排斥感，甚至認為母語是「不雅」的語言，進而看不起自己或父母親使用這種語言，產生自卑感。我也曾經歷過這樣的階段，後來讀連橫的《臺灣語典》，開始認識到母語的可貴和高雅；高中時愛聽電臺播的臺語廣播

劇，也深受劇中臺語的美麗聲韻所吸引，因此回過頭來學習臺語；等到我大學開始現代詩創作時，為了建立自己的詩作風格，發現當時的現代詩壇多以國語寫作為宗，用母語寫作者甚少，於是籌思以母語寫詩，而有了〈阿爹的飯包〉這一系列的臺語詩作產生。

但是，也正因為長期的「國語政策」，導致臺語文學作品稀少，當時缺乏前人的寫作典範可以參考、也缺乏臺語字辭典可以考究。我寫作這些詩時，要如何將本來只在生活當中使用的母語，轉為可以用文字表達的文學語言，就成為我最大的考驗。寫作初期，我大量閱讀中國古典經籍，從《禮記》、《詩經》、《左傳》、《戰國策》、《漢書》、《後漢書》、《說文解字》到《三國誌》、《水滸傳》、《康熙字典》……等古籍中，尋求臺語的漢字用法，等於是一邊寫臺語、一邊讀古書，邊寫邊改，花了相當多的時間和心血。

此外，我也從童年時常看的歌仔戲、布袋戲和常聽的廣播劇中，尋求臺語詩的節奏感、韻律感，強化我對臺語音韻的體會，並力求表現臺語八聲的音韻之美。寫作臺語詩時，我總是邊念邊寫，寫完再朗誦多次，修改其中聽來不順之處。所以我寫的這些臺語詩都是可以朗誦、吟唱，且具有音樂性的作品。

〈阿爹的飯包〉就是在這樣的創作動機和創作情境下產生的作品。

〈阿爹的飯包〉所要傳達之情境與意涵

〈阿爹的飯包〉和我寫的其它臺語詩一樣，採取當時現代詩較少見的敘事方式來寫作。整首詩的結構安排、詩末的結局發展，我都希望產生極短篇小說的效果，來營造令

人驚訝、讓人感動的情境。一首詩，如同一個故事，我安排角色、設定情節，讓我的詩一如說故事般，而我則是行吟的詩人，為讀者（也為觀眾）吟唱這故事。

這首詩分成三段，三個場景，也可說是三幕劇。第一段以每天早上父親出門搬砂石的日常所見起筆，透過「阿爹就帶著飯包」，帶出本詩的主要意象「飯包」、次要意象「舊鐵馬」，寫出一個貧寒家庭的父親形象。

第二段轉換場景，時間由「每一日早起時」（每天早上）轉換成「每一暝」（每個夜裡），角色由父親轉換成孩子的「阮」；情節則是上床後孩子對父親飯盒內菜色的臆測，我跟哥哥「食包仔配豆乳」（吃包子和豆漿，以當年的社會經濟狀況來講，是豐盛的早餐了），對比於「阿爹的飯包起碼也有一粒蛋」（父親的飯盒最少也該有顆蛋，「蛋」象徵營養），來表現劇情的懸疑氣氛。

第三段，劇情直轉而下，場景轉移到第二天的「灶腳」（廚房），角色是對父親飯盒滿懷好奇的孩子，他偷偷打開父親飯盒，看到的竟是飯盒內「無半粒蛋／三條菜脯，蕃薯籤摻飯」（沒有蛋，只有三條蘿蔔乾、地瓜籤拌飯）的出乎意料之外的驚愕。

從敘事的角度來看，這首詩強調的主要是故事的鋪排和結局的出奇，帶有強烈的戲劇張力，因此，也是可以演出的詩，場景、畫面都在敘事中鋪陳。

詩中的「飯包」，作為題目，實際上也具有象徵作用，隱喻的是「生活」，父親每天帶著「飯包」出門，求的是一家的溫飽，那是父親填飽肚子以便工作的「飯包」，同時也是全家賴以填飽肚子的「飯包」——身為孩子的「阮」關心「飯包」的內容，因此

不僅是對「飯包」的好奇，同時是對父親是否能填飽肚子、是否有足夠體力工作的關心；孩子偷偷打開父親的「飯包」，因此也不僅是滿足好奇心的行動，或是比較父親和「阮和兄哥」所食是否不一樣的窺伺慾望，同時也寓涵希望父親吃得更好的孝心。

不過，結局大白，父親「飯包」之內，竟是「無半粒蛋／三條菜脯，蕃薯籤摻飯」，比起孩子吃的早餐大為遜色，這樣的結局安排，除了表現戲劇張力的驚奇效果之外，更有凸顯為人父者「寧餓自己、不餓孩子」的愛心，而能引發父愛與親情的共鳴。

詩中還有一個沒有「上場」的角色，那就是每天一大早天色未亮，就必須趕在父親起床前下廚準備好「阿爹的飯包」的母親，催孩子起床吃早餐的母親。母親這個「隱藏角色」的存在，凸顯了她的奉獻和偉大，儘管在現實中（也在詩中）她並不被看見。

這就是〈阿爹的飯包〉想傳達的情境：一個努力工作的父親，一個默默付出的母親，以及一個關心父親身體健康的孩子，他們不約而同地用愛來使一個窮苦的家庭充滿富足的溫馨。我希望透過這首詩，讓讀者體會，貧窮並不可怕，也不可悲，只要家庭之內的成員互相關心，即使家境貧苦，內心也充滿幸福。

〈阿爹的飯包〉於一九七六年四月發表於〈笠〉詩刊，至今將近四十年。這首詩寫成後，我開始在大學校園中、在詩歌朗誦會上朗誦此詩，都會引起聽眾的共鳴，曾經走過早期這種貧苦歲月的聽者常跟我說，他們聽著聽著總忍不住掉下淚來。其後，這首詩由作曲家簡上仁改部分詞句譜為〈阿爸的飯包〉，在全臺各地演唱多年；後來作曲家石青如則以我的原作譜成合唱曲，由福爾摩沙

合唱團在國家音樂廳和公開場合中合唱，也使這首詩廣為人知。我想，這樣一首描述親子之情的詩作，能被喜愛，傳誦至今，不是因為我的詩作有多美好，而是因為這首詩的情境讓讀者、聽者體會到：人間有情，有情就有幸福！

學生可從〈阿爹的飯包〉學到什麼？

首先，當然是從這首小詩中體會到「情」的可貴。〈阿爹的飯包〉以貧窮家庭中的親情為題材，表現的則是不分貧富的家庭共同的課題。以詩中的小家庭為例，父親出外工作，賺錢養家，圖的是一家的溫飽和孩子的成長，所以他節儉、勤奮，每日出外工作，毫不埋怨；母親為父親準備飯盒、為孩子料理早餐，雖然辛苦，也甘之如飴；孩子雖然無法分擔家務，也能主動關心父親的健康所需，最後發現父親省吃儉用，才能提供自己豐盛早餐，而知道感謝。這樣的親情，重點來自相互關心、關懷、關愛。沒有關心，就不知關懷；不知關懷，也就沒有關愛。情的可貴，正在於我們懂得付出，而不計較回饋；擴而大之，不僅家庭內部的成員如此，對於鄰人、同胞，乃至人類，都有這樣的關心、關懷、關愛之情，幸福感也就不求自來了。

其次，這首詩以臺語寫成，用漢字（中文）來表現，對習慣使用中文的讀者來說，難免產生閱讀上的障礙，這是閱讀習慣使然，但無礙於這首詩所要表現的主旨。臺灣有眾多的族群，分別擁有不同的母語，熟識此一母語者，可以用朗誦的方式讀這首詩，感覺臺語聲韻的起伏之美，很快就能習慣閱讀這樣的詩或文章；使用其它母語者，也無妨學著朗誦，多識一種語言，多識一個世界，也能

因此享用臺灣存在的多元文化之美。但更重要的是，我希望這首詩也提供給年輕的學子一些啟發，知道疼惜自己的母語，因而也懂得要尊重他人的母語。使用客語、原住民族語言的人，也能創作客語、原住民族語言的文學、歌謠，讓其他族群分享不同的語言之美，在彼此尊重、互相分享之下，我們的文化一定更加豐厚、多彩而美麗。

最後，則是希望因為這首詩，能讓平常不接觸詩、或不了解詩的年輕朋友們發現現代詩的有趣與可愛，進而學習從生活周遭擷取題材，創作屬於自己、又能感動別人的詩。詩的表現手法眾多，大致可分為抒情、敘事和寫景、詠物等四大類（當然還有其他

分類，如詠史、寓意、議論……等），我們閱讀較多的是抒情、寫景、詠物之詩，較少的是敘事之詩。這首詩採取的正是敘事體，讀者只要用心體會，可以從中發現這類詩作因為故事的發展，往往類如小說，其中有人物、情節、場景，有時也有對話，而它的結構又多以戲劇結構的場次來鋪排，括而大之，還可發展出劇詩或敘事史詩。學習以敘事方式寫詩，只要故事情節有起伏，結構安排妥貼，便能營造詩的趣味與情境，而感動他人。年輕人有年輕人的故事、年輕人的詩，有興趣的同學不妨也開始嘗試從生活中取材，把生活透過故事融入詩中，寫出具有新時代感的敘事詩。

認識向陽



向陽，本名林淇濱。

高中時代即已創作新詩，並籌組笛韻詩社，深受古典詩歌影響。民國六十八

年，與張雪映、李昌憲、苦苓、劉克襄等人成立陽光小集，出版詩刊，讓詩與音樂、政治結合——這不僅開拓向陽自身詩歌寫作的新路徑，也對臺灣詩壇帶來新衝擊。同年，以霧社一詩獲時報文學獎敘事詩優等獎。長年以來，向陽詩一貫表現他對臺灣鄉土與現實社會深沉的關懷，而以閩南語寫作的方言詩，更見證他熔鑄語言的功力及對土地、人群濃烈厚實的情感，標誌出他詩歌鮮明的風貌。民國七十三年曾獲國家文藝獎。著有詩集《十行集》、《歲月》、《土地的歌》（《向陽臺語詩選》）、《四季》等。